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五

列傳

烈祖子楚定王景遷

晉文成王景遂

齊昭孝王景達

江昭順王景暹

烈祖從子晉陵公景邁

上饒公景遜

桂陽公景邈

平陽公景逸

景遷烈祖第二子也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

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為駙馬都尉服用素儉

不尚華侈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

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叅政事留廣陵輔政時甫成童

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

馬令南唐書云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于景遷乃

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叅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于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于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節度副使即以景遷

寢疾罷歸金陵

為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

九謚曰定葬飲馬池之陽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
且壽最永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其妄昇
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封楚
王命江文蔚為碑表其墓以其蚤死無子故後主亡國
詩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之句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
景遷不與焉

景遂烈祖第三子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
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澹雅有士君

子風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簪
嘆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
燕王已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
庶政已降詔矣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為太弟
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
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平
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
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

孟子坐景遂亟推謝無迂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
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不宜使汎不測之淵元宗報曰
易竒士也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
乞歸藩交泰時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
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
古為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
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
遂之出鎮也弘冀為太子一日被譴于元宗有復立景

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躁忿嘗以忤意殺都押衙

袁從範子

江表志云昭慶宮使袁從範子幹為遂嬖臣宋何九讒構遂真之法從範乃懼而且怨

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醢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
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薨年三十九未殮時體
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之因妄言太
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
故被醢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字子通

陸游南唐書以子通為景遷字非

烈祖第四子生于吳順

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于焦勞七月既望雩

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

爽邁異于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壽陽郡公已封宣

城王

一作初
封信王

烈祖欲以為嗣難于越次故不果及晏駕

景遷已先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

帝遺意既迫于羣下議不得行進封景達鄂王加侍中

已又封燕王及立景遂為太弟乃以景達為諸道兵馬

元帥中書令徙封齊王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

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于東宮延巳媿二弟之命不出于已欲以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

曲宴輒以疾辭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保大末淮南
交兵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一切皆決于覺
景達署牘尾主畫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為之
景達不能問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
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媿乃拜
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
州大都督臨川牧自淮南敗績日事酣飲在鎮十餘年
委心寮屬怠于視事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

之開寶四年薨于鎮年四十八

馬書作四十
七今從陸書

在烈祖諸

子中最為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先是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于從善如此烈祖五子元敬皇后生元宗楚定王晉文成王及景遂江昭順王則种夫人出也

景暹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暹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譴元敬皇后鞠養景暹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

信王出為百勝軍節度使簡易節儉處人安其政時諸
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暹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
事顓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事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
暹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暹為
之加禮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
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開寶元年薨年三十一

馬書作三十二

今從陸書

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從後主歸宋

為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為單

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景邁烈祖從子也昇元元年十一月丁巳以推恩封晉陵郡公

景遜亦烈祖從子昇元元年與景邁同日封上饒郡公景邈失其父名故烈祖兄子也昇元元年封桂陽郡公景逸烈祖從子也昇元元年加恩同姓封平陽郡公

元宗子文獻太子弘冀

慶王弘茂

南楚國公從善

子仲翊
仲猷

江國公從鎰

鄂國公從諫

子仲偃

昭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文獻太子弘冀元宗長子也母為光穆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向宗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郡公徙王南昌元宗即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于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

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鏐曰王雖富于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弘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畧謂曰君但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

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
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
將佐數千人俘于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
斬之人皆壯其能斷而元宗以專殺故不悅者久之及
太弟景遂請歸藩景達為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弘冀有
功遂立為太子叅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
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元宗謂其所為踰法一
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景遂以是遇

酖死語在景遂傳元宗既請盟于周以在位久恥于降
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弘冀俾為大國附庸周世宗賜
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
備形縛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
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
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剛春
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
輕辭世務與其慕希怡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
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
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為常顯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
見景遂為厲江表志云太子冀數見太弟遂為崇于昭慶宮中九月丙午薨有
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張洎弘冀所薦士也
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
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洎
由是知名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

馬令

南唐書云容貌秀徹有成人風

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

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

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文獻太子剛果人多憚之故

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薨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

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

碑在金陵城南婁湖橋徐鉉篆額

時人

皆稱慶王墓云

南唐近事云慶王茂未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為異也或

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煉形于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于三清友王喬于玉除伏望少寢矜念

上泣然焉弘茂幼時元宗使木平和尚視之曰餘不足問所

不知者壽耳木平手書九十一以獻及薨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也器度凝遠尤

喜武畧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

宋史作鄭王今從南唐書

使周會宋

太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歸初從善與鍾

謨相附結謨即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頗

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

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

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累遷太尉
中書令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奉方物朝宋
是時後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宋太祖太祖曰此
不可不受普辭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
之弗測及從善朝宋常賜外密賚白
金如遺普之數人皆服太祖偉度

宋太祖拜從善泰

寧軍節度充海沂等州觀察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
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菲材嗣
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歸闕實千載一遇敢不
奉詔遂為書喻以宋帝意而後主不從復手疏求從善

歸國宋太祖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莫府將吏皆授常

叅官以寵之

宋史從善傳云開寶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本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

內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習為右千牛衛將軍而後衙內都虞候子再興為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

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

講嘗製却登高文以見意其畧曰玉笋澄醪金盤繡餠

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

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

曰昔時之壯也情槃槃恣歡賞忘勞悃心志于金石泥

花月于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伎
紉綵維艘被墻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糟豈知忘長夜
之靡靡累大德于滔滔愴家艱之如燬紫離緒之鬱陶
陟彼岡兮企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鵠兮相從飛
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漣
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
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起避去
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宋改授右神武大將軍雍

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出為通許監軍薨年四十八子仲翊大中祥符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猷景德中持錄為三班借職

從鎰

五代史馬令南唐書作從益今從陸游南唐書唐餘紀傳宋史

元宗第八子也警

敏能文章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祖征李重進從

鎰奉命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

五代史作鄭王今從南唐書

已而

留守南都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

閣而自為序以送之

序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

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有云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最為佳句

及貶制

度降江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

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

驛捷奏至宋宋百僚稱賀闔門趨隨班入邸吏亦謂當

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

但奉方物以待罪為宜宋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

賜牲餼上尊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旨令後主

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

城陷從鑑隨後主歸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一云宋帝詰後主不

從從鑑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偽對以不聞其命宋帝怒遂降從鑑于南班

無何病薨

陸游南唐

書載從鑑改名從浦疑誤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數歲為奕碁詩有思致

後主賞嘆之

馬令南唐書云後主嘗與侍臣奕從謙侍側命為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

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箕機籌處滄滄海未深

歷封鄂國公

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仍降鄂國公歸宋

為右領軍衛大將神武統軍遷右龍武大將

陸游南唐書作右神

武大將軍今從宋史

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從誦淳化五年

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

南唐書作安遠軍

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舉宋大中祥符八年

進士

又宋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亦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

從謙風采

整峭而興頗豪舉倜儻

清異錄載從謙嘗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園妃侍觀桃花爛開

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輕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

如又材性夙成雅善書法

南唐拾遺記云宜春王從謙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葛筆

一枝酬十金，妙甲于當。製撰多不具，藁嘗戲作夏清。
時從謙號為翹軒寶帚。

侯傳甚稱于時

傳云：侯姓于氏，諱秀，字岱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

父太清，方隱于幽間，輒以卓立卿自名。衣綠綬，佩玉玦。秦聞之，就拜銀綠大夫。秀始在胚胎，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面目，凌然僉曰：鳳雛而文虎，顰而斑斑。秀之謂也。不日間，昂霄聳壑，姿態猗猗，遠勝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為下，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使者，駕追鋒車，旁于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金開剖喻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析其材，刮削其麓，編度令合。又教其方直，纘密于是。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名為平瑩。封夏清侯，實食嶰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字少覃。自此槐殿虛敞，玉窓邃深，瑩專奉起居，往往屏踈妃嬪，以身藉瑩向之喘雷汗雨，隱不復見。

如超熱海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
體生風神志增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
偃曹侍郎羽果支頭使沉水養足功臣添憑皆出其下
瑩暇日沐浴萬珠水醺酣百穗香辟穀安居咏籜兮之
詩以自娛感子猷此君之稱嫌牧之大夫之謗回眎作
甲者勞于魏武為冠者小于漢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
寺之寡援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後
五年秋歸田園夏直軒閣功日大無何秦王有寒疾不
可以風席溫再幸兼拜羅大周為斗圍監蒙厚中為邊
幅將軍同司臥起瑩絕不占踪跡卷而不舒潦倒塵埃
中每火雲排空日色如鉞則憶昔悲今淚數行下乃上
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第終王世不用子嗣節襲國有
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叟呼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于
士庶家亦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瑩業流落遍于四方
惟西北地寒故轍迹所不至云

從度或作從慶

江表志馬陸兩南唐書皆作從慶而五代史宋史但有從度無從慶則從度與

從慶為一人明矣又陸游書後主紀云封景遷子從度為昭平郡公按景遷早夭無子蓋元宗以從度為景遷後而實元宗所出亦元宗子也長為楚定王後後主時封昭平

郡公

江表志作邵平誤

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

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也後主時封文陽郡公歸宋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文獻太子弘茂後主從善從鑑從謙從度從信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遂逸其名予嘗讀閩

志中載後主弟良佐修道武夸山後主勅有司建會仙觀封良佐為演道冲和先生豈良佐即二人中之一而史籍或不傳云

後主子清源郡公仲寓

子正言

岐懷獻王仲宣

後主從子仲遠

仲興

仲偉

仲康

仲缺

仲寓

或作寓非

字叔章後主長子也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

國亡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

一作右千牛衛一云原授神武右廂都指揮使

至汴授
今官

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

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稱

淳化五年八月薨葬于汴京年三十七

仲寓雅好蒲博
飲宴張洎切諫

之仲寓謝過後數月有言仲寓蒲博如故者洎與之
絕至是仲寓死洎竟不往弔江南故臣多薄洎焉

子

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也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

宣城公三歲讀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

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

絕愛之乾德二年仲宣裁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

璃燈為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薨追

封岐王諡曰懷獻

清異錄云時詔徐鉉為墓志鉉謂兄鉉曰此文雖不引猫事此故實兄頗

憶否鉉為疏二十餘事錯曰適已記七十餘事鉉曰時

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而已

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遽數日而絕初仲宣

歿後主恐重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為詩以寫志

詩曰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

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窮子正迷家

吟咏數四左右為之泣下

又後主挽昭惠后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

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
感無泪可沾巾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
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
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之

仲遠後主從子也累官戶部尚書隨後主歸宋授右驍
衛將軍

仲興後主從子也後主時官刑部尚書國亡入宋授右
武衛將軍

仲偉後主從子歷仕禮部尚書歸宋授右屯衛將軍

仲康後主從子官殿中監降宋為右領衛將軍又有殿

中監仲

缺

亦後主從子北遷為宋監門衛將軍

烈祖諸女

元宗女太寧公主

芳儀

烈祖七女永興公主其第四女也傳見吳春秋餘豐城
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公主皆不知所出又有興國公
主下嫁功臣馬仁裕亦未詳其行次

太寧公主元宗女也定遠節度使劉崇俊子節尚之
芳儀者亦元宗女也失其行次封號後主失國隨族北
遷寓汴京嫁為宋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彊都監挈

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已而契丹兵大
至宋師潰歸河北郡縣被兵武彊失守芳儀為所鹵遼
聖宗得之悅其都美且詢知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隸樂
部封芳儀蓋遼人內職名也

芳儀在遼生公主一人見趙至忠北庭雜記

聞

元宗享國日嘗修廬山九天使者觀

陸游避暑漫抄云廬山真風觀

刻

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寧公主

一作永禧公主

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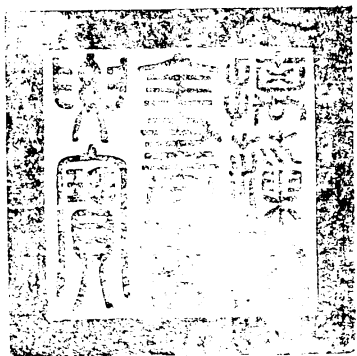
儀疑即永嘉公主云

宋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北庭雜記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

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

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泪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
彊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
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
時寧知翻手缺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缺三鼓溲沱
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暮如雲信流
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
紅暗盡驚缺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
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
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
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
不見李陵缺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

十國春秋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程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二十至
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六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六



徐知諤

徐知諤

徐遊

徐知諤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諤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諤最為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

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年四十
二薨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起家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
度使代兄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已又進封
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畜不可計有蜀
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南蠻狀如雄雞廣五寸冠
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翠尾金喙星眼文彩煥爛如生
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聯虎皮為大幄號虎

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謬
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為大限
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
死乎至是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已而復詔不視
朝者七日歛以袞冕及尚方祕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
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何氏閩書云閩縣梁山一名金鰲峰

五代徐知證知謬平閩屯兵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閩
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奉之一日謂衆曰不忍
汝違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去未幾神降于人言並奉
帝列職斗宮以祐下土于是閩人立靈濟廟祀之稱知

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博濟真人江王知
謬曰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祀
禮既虔禱無不應任臣案知證知謬死閩中正史不見
姑存此俟考○又永樂十五年成祖寢疾夢神自海濱
來見尋愈禮官上言閩有靈濟廟二真人應禱有靈上
迎神京師作洪恩靈濟宮于城西南復加知證曰清徹
洞玄冲虛妙應慈惠洪恩真人知謬曰高明弘靜冲澹
妙應仁惠洪恩真人正統二年加為真君成化二年加
稱二神為金玉二闕上帝復封徐溫為高上神主慈悲
神父聖帝母與妃皆稱元君孝宗即位用禮部尚書周
洪謹言革去二真君并其父
母妻帝號而封號仍舊云云

論曰義祖生六子昇元開國時惟知證知謬在得僖爵
受封與李氏諸王比幸矣後永樂中以靈佑功用錫殊

稱美號越四百餘年而精爽不衰殆所謂取精多而用物弘者邪亦異矣哉

徐遊知誨子也以義祖故于朝家為宗室封文安郡公

初名景遊

宣和畫譜圖有李景遊談道圖即徐景遊也又有李景道會友圖亦景遊伯仲行也

後

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遊及遊

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

汝南一作臨汝

出入宮省專典宮室營

繕事遊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恒與文士輩時時過從元宗創清暉殿于北苑命遊與張洎為學士入直

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嗣立喜為文章遊復以屬文
見昵遇宴飲輒流連酣咏更相唱和昭惠后好音律時
度新聲及故唐遺曲遊間從旁稱美有狎客風乾德初
繼立國后周氏徐鉉潘佑議婚禮不決後主命遊評兩
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議為長其將迎多此
類也後主嘗于清暉殿後建澄心堂為朝廷內地遊與
遼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耦為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
旨多出其間宋師圍城分兵署宇皆出澄心堂直承宣

命謂之澄心堂承旨率遊等主之先是元宗好浮屠雖
供佛度僧未至甚溺逮後主酷佞佛都下贍僧逾萬人
造塔建寺日不暇給遊投合主好專董其事緣是帑藏
空虛坐成罷敝遊不能無責焉性多巧思歌器久不傳
遊獨以意創製動合古法太平興國中宋學士蘇易簡
得之試于玉堂太宗取視嘆賞不已金陵之將亡也徐
錯屬疾夜夢巨人持大鐵篋取已及兄鉉并遊納篋中
錯與遊俱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以疾卒竟符其

兆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

齊丘初字超回歙人汪台符獻書于烈祖齊丘忌其才名相逼排斥之台符因

貽書侮之曰聞君齊大聖以為名超世為廬陵人

江南野史

云世為廬陵人

好學有大志尤喜縱橫短長之說少時夢

乘龍上天頗以此自負父誠為洪州鍾傳副使卒于任

齊丘遂依傳家焉傳敗齊丘窮困不能存活隨衆東下

餬口于倡家魏氏烈祖為昇州刺史延攬四方賓客齊

丘因魏將姚克贍往謁暇日陪燕遊託鳳凰臺詩見志

烈祖竒其才以國士遇之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
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
聽用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丘
議事率至夜分或居高堂不設障幄中置火爐以鐵箸
畫灰為字隨滅去故密謀人莫得而知也隨欲大用齊
丘而義祖惡其為人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
歿始擢右司員外郎累遷右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

行且為相矣齊丘自以資望淺不為遠近所服謁告歸

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

江南野史載齊丘讓表曰昔高宗之夢傳

說西伯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

時元宗已為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

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丘左右

之齊丘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是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

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為退抑以代

嗣君齊丘亦盛贊其說為名高會都押牙周宗微以傳

禪意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

吳主烈祖由是不平而楚王景遷者吳主婿也美姿儀

風度和雅烈祖絕愛之齊丘揣得其意使其黨陳覺為

景遷教授極稱景遷才諸所叅決時政不法者輒歸過

元宗以傾之蓋齊丘私計烈祖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景

遷和柔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烈祖稍稍覺之召

為都統判官加司空

江南錄又云遙兼申蔡節度使

無所關預從容而

已俄而齊國建猶以勲舊為左丞相而不與事李德誠

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丘獨稱疾臥家不署
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為侍中李建勲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止進司徒一官齊丘
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忿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
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為天子可不
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待罪烈祖但遜辭諭之不為
改官嘗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
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

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
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

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
自是為求媚計請遷讓皇他郡降為公侯以絕人望又
請絕吳太子璉昏畧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
出聞者莫不大噓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
復自陳為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
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
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
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勲更日入閣議政

契丹遣燕人高霸來聘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
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
霸有子乾匿之濠州于是契丹
頗信以為霸之死出于晉人 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

未幾齊丘親吏夏昌圖盜官錢六百萬齊丘特判貸其
死烈祖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丘慚稱疾求罷省事許
之遂臥疾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且許以鎮
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為布衣歡齊丘本不無觖望
忽出怨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烈祖作色

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

陛下乃偏裨耳

一云烈祖曰汝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樂有之乎齊丘詞色愈厲曰臣

實有明日烈祖手詔慰謝曰朕褊性子蒿所知少相親

是言

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至洪州改所

居舊里愛親坊為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極麗民不堪

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

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立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

並相而齊丘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丘共

為造飛語傾宗宗泣訴元宗而岑與覺又有隙譖覺于元宗左遷少監齊丘亦罷為鎮海軍節度使忽忽不自得請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會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且言者頗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詣燕王景達言齊丘先帝勲舊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又遣燕王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

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
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
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
死修撰韓熙載請斬覺等以申國法齊丘惡之誣以被
酒猖狂謫和州參軍當是時齊丘覺與馮延巳延魯李
徵古魏岑查文徽為一黨熙載與孫晟常夢錫蕭儼江
文蔚李德明為一黨齊丘剛悻自用一言不同必被排
擯正人多為切齒元宗心弗善也復使鎮洪州未幾周

侵淮北起齊丘為太師領劔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丘固讓仍為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饒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

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為樞密副使躁妄專肆

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為羣臣所容若齊丘執大柄
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語
具陳喬傳中卒用是敗元宗嘗謂近侍曰齊丘才安能
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顯德五年鍾謨
自周還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
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于無君罪莫深
于賣國于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丘于青陽勅鎖其第

穴墻給食齊丘不堪其辱明年春自縊死

唐餘紀傳云家衆坐餒因

謫于其妻共縊殺之

瀕縊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于秦州宜

其及此年七十三諡曰醜繆齊丘微時有日者決之曰

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也又自洪州來奔時投騎

將啓事曰有生不若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曰豈堪憂

挹萬端無奈飢寒二字識者占其必殍死至是遂驗齊

丘初館于魏氏藉其資給因以為妻累封國夫人無子

以從子摩詰為嗣久之元宗燕居輒見齊丘為厲叱之

不退遂遷南都

江表志云元宗暮年往往見宋齊丘後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

主立名其妻子還金陵廩給甚厚連坐者皆獲宥齊丘
為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恒自謂古今獨步又書札
不甚工亦自矜銜頗以虞歐為嗤馮延巳書法雅勝齊
丘陽乞師授以媚之齊丘謂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
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性好術數凡挾象緯青烏
姑布壬遁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厚以資之文武百
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為之或有不

協人望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諄如此有文

集六卷

宋史藝文志宋齊丘祀立集三卷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化書

六卷或曰化書譚峭所作齊丘特竊而有之

論曰齊丘任計數喜機變故縱橫裨闔之士也乘時干

主化家為國可不謂有功焉而躁悻熱中植黨自用迭

起迭廢卒以不良死史謂其狃于要君闇于知人其信

然哉

十國春秋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七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七

列傳

周宗

李建勲

徐玠

馬仁裕

子文義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

馬氏南唐書作秣陵

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

給使媚于擯相辭令時方艱難宗使四方輒稱職端敏

可仗恩顧日洽義祖歿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

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

故茗紙書曰不必奔赴

南唐近事云義祖薨于廣陵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宗曰幸聞兄

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度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為辭宗袖中出筆復為左右取紙得故茗紙帖乞手札康王不獲已作既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為念

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牙時因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于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

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丘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意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䟽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為險語動

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得已但黜宗為池州副使玠又與李建勲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謂宗曰吾夜夢為人引劍斷吾頸意甚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烈祖內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者猶避吳武忠王諱也烈祖常於崇英院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歡燕它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

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積不用

馬氏南唐書云宗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

儉嗇愈甚論者鄙之

故齊丘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為鎮南軍節度

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莫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為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它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挽手曰下官碁局飲量令公所知也一座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寧國軍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褶

襍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為留守竟自髡而逃被執于周時人以宗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丘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相繼缺為後主后

李建勲字致堯趙王德誠第四子也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不自安遣建勲入謁義祖見之嘆曰有

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勲所謂廣德長公主也
建勲先世將相又壻于徐氏為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
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起家昇州巡官徐
知詢鎮金陵建勲仍佐莫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
獨建勲能自全烈祖出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謀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
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
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勲無引退意會建

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勲遽召中書舍人
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勲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
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長公主入謂
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常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
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
慰勉有加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元宗聽朝之

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勲獨
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
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

昭武軍節度使

南唐近事云建勲鎮臨川方與寮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

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發于臨川建勲無復報簡
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
憑君為報羣胥道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
莫作尋常刺史看

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

江表志云後馮延魯陳覺出師閩中徵督軍糧急于

星火建勲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
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

及出師

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勲獨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

空乃營亭榭于鍾山適意泉石累表稱疾乞骸骨以司

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妻亦自號鍾山老媪或謂之曰公

年齒未衰無大疾苦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邪建

勲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

數年間適爾

時為詩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

疾革遺令曰時

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吾死歛以布素勿封樹立碑貽

它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

時公卿瑩域吳越人發掘殆盡惟建勲不知葬所獲免
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勲曰李相清
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建勲博覽經史少時詩涉浮靡
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于時有女名進暉捨身潤州本
起寺為女僧宋咸平初其人猶存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敏幹有辭辨事郡帥崔洪為軍吏
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忠王因得事吳累居
右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

輔政以玠治郡貪猥不治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間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事垂行而義祖薨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于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勲孫晟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昇元初東都留守判官楊嗣請改羊姓玠白烈祖曰陛下自應天

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烈祖深然之已而出為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南軍兼中書令復名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治丹人以為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南平郡王妻楊氏吳武忠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子遇族誅楊氏以王女免改適玠玠鎮宣州日楊氏感憤一夕而卒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與周宗曹棕同事烈祖為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主禪代後拜鎮海軍節度使徙昭順軍為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于鎮年六十謚曰匡初烈

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畧等仁裕
既與宗力贊革命事烈祖心德之眷賚益厚常宴勛舊
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禮數恩命與李建勲輩埒
未幾復宴宋齊丘周宗于崇英院獨仁裕與俱道舊為
樂餘將相都不及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權勢終烈
祖世退然安于外鎮過咎不聞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
義

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

帛文義獨收民籍歸幕遷讚善大夫歿之日子禹昌裁
二齡同官贈賻妻朱氏一無所受人謂文義能化其妻
如此

論曰周李徐馬號左右親臣托肺腑皆以預謀禪代驟
躋顯榮可為曠世之遇矣至建勲仁裕澹泊寡營退然
自抑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非邪

刁彥能

子衍

游簡言

杜業

孫漢威

張居詠

張延翰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
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
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路彥能至抱
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
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劔
招之紿曰我從王府來大軍且至爾輩無妄動衆信之
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于廣陵知
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

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
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
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
伏劔土室中彥能行酒以手爪搯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摘語
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于途
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既而知訓見殺義祖稍知
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獨善之復使事知

諫于潤州

缺

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威軍都

虞候左街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堤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為永平軍

節度使徙信州

馬令南唐書作饒信二州刺史

又徙建州留後昭武軍

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間與李建勲相贈答建勲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處容服不少情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會飲若周宗何敬洙輩或蓬首

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衍

衍字元賓後主時用廕為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
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後主常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
奏國亡入宋獻聖德頌仕至兵部郎中直秘閣崇文院
檢討上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悉禁止從之衍
淳淡怡曠恬于仕進暇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人雅尊
愛之

游簡言字敏中吳知制誥恭之子也恭卒于任簡言因

僦居廣陵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以薦入烈祖莫

府烈祖鎮金陵署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稍遷觀察

推官

馬令南唐書作巡官

齊國建職內史舍人一時典冊皆出其

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烈祖代吳以舊恩擢翰林學士

元宗立晉禮部侍郎獨不附權要國家事非其任者未

嘗肯言蓋不欲侵官也元宗雅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

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滋衆選人卽唐試

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為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

溫篡弑恭之謀也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
謗譴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
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塘仁澤不屈吳越王決其口至耳
方議遣使詰責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
不辭請其子孫為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
召還及遷南都立吳王為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為輔
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

馬氏南唐書又云
辭以不能事少貴

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

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
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托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申
議者譏其過未幾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
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六諡曰宣靖

唐餘紀傳又云簡言徒以舊人

薦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與他書畧異

杜業

江表志作杜光鄴今從南唐近事唐餘紀傳

不知其家世初仕吳未顯

入唐漸膺事任昇元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
計優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烈祖甚寵任之妻張悍

妬殊甚室絕姬媵業憚之如嚴親然烈祖常命元敬皇后召張至內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涕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藉者駑力未竭耳況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深損將懈于任使有負朝廷此誠難奉旨也烈祖大以為賢亟加獎賞以銀盆綵段賞之業後仕亦不遠至竟以勞悴卒

孫漢威

缺

人初事烈祖為小校烈祖輔吳日與諸鎮

臣會射延賓亭時劉信擎牙注矢揖擬四座漢威疑不利于烈祖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自是益加寵遇累官侍中奉化軍節度使

張居詠

缺

人仕吳累官至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

以居詠為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勲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厚寡言為人長者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無何卒賜號順天翼運功臣特贈守太

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諡曰懿

金陵志云張懿公墓在上元縣

金陵鄉石頭

後有神道碑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

馬令南唐書作碭山人今從陸游南唐書

故唐

末仕為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

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言慨

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

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為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云

烈祖輔政以潯陽為封邑乃烈祖受禪入為侍御史判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

臺事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
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已才感慨自
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
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知選事務進孤貧不附
權勢更畏之如神明不敢為奸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
君議論公正處事有條理至于簿領無不明析吾得傾
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時年裁五十餘人猶以謂柄用晚屬疾益侵不

復能治事烈祖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相望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論曰彥能脫永陵于險知廢知興其識有過人者簡言參贊莫府業經畫財賦漢威扞衛左右皆開國之舊臣也居詠有淳謹名無咎無譽延翰綜理六司卓然奏績晚登揆席未竟厥用惜哉

十國春秋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八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八

列傳

王崇文

王彥儔

何敬洙

柴克宏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也為人重厚儒雅博綜經史以門第壻于義祖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

訟為哀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以崇文為永安
軍節度使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為大將然
罪在陳覺輩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
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
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
居裋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親重之臨
武昌日方閱騎士于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
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

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地屬
勛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
宜少默崇文不為止後主亦賜書褒荅加中書令未拜
而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也少為州軍校後唐同光末諸郡
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天下
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給曰今夕
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衷甲為內應既夜六人

如約至彥儔伏劍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呼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出彥儔又斬之乃委罪于六人自領州事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于村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來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允亂于是務爲小心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元宗時擢康化軍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用直諫左遷判官

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廝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手搏階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戲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碎之翼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竒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

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

客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于是州尤自
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條輒先為經畫民
不知勞坐聽事與賓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
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馬希萼來附且乞
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

南唐近事云建隆初何敬洙自

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翻然而下食

周侵淮南命武安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師

何掌中

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

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
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于此大丈夫
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達
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
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南唐近事
作太師致仕
給金俸門第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後主
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罕持節冊贈鄂州大
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子也以父廕為郎將遷宣州巡檢使改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候克宏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欲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為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雖職當偏裨而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以故久不遷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行陳元宗嘉其志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

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裁羸卒數千樞密副使

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入白徵古曰卒已非素練

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素輕其為

人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

為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

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爭克宏可任卒遣行

一云克宏

母自表子可為將李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

克宏至常

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按劍起曰吾刻日破敵爾

何為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
來克宏曰軍容在我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
狗是時常州有隋將陳杲仁祠夜夢杲仁見告曰吾帥
陰兵助公及戰有二黑犢衝突吳越兵吳越兵輒披靡
克宏乃勒兵繼進大破之俘馘甚衆自保大來邊事大
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克宏奏封杲仁為武烈大帝

按常州志杲仁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
隋官監察御史大業五年被詔討賊平洞寇于長白山
九年勦樂伯通叛衆十萬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
東陽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沈湊興陰與李子

通謀據晉陵果仁娶于沈偵知其謀法
興置醵酒殺之後人憐其忠建祠祀焉
元宗拜克宏奉

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
謚曰威烈克宏治宣州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自
田頔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宏笑曰時
移事異安有是哉大加營繕厥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
郡人德之

論曰崇文度量弘雅有儒將風彥儔恪慎小心而優禮
謫臣尤人所難也敬洙以廝養致位上公當其奮臂擲

研時氣槩已越人遠矣柴克宏奏効行間常州之役相傳其母表子可任智寧出趙奢妻下邪

邊鎬

王建封

劉崇俊

劉彥貞

朱匡業

邊鎬昇州人初生時父夢宋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為父子已而貌類夢中因小字曰康樂長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賊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

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為監
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
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
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攻
建州詔鎬為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
候從文徽行然衆裁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
洙祖全思姚奉來援敬洙與鎬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
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陳文徽使騎繞出建兵後

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鐔州
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
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
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
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

陸游南唐書云馬希

崇率弟姪輩出降鎬下馬稱詔
勞之希萼亦來見鎬以禮遣

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

吏於金陵時湖南饑饉鎬大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
元宗欲取湖南以鎬多藝常使詐為僧遊長沙弄鉞行

乞盡得其虛實至是用為將竟平湖南進鎬武安軍節

度使會南漢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

州鎬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未幾而孫

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

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于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

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與諸卒恟恟欲殺

紹顏紹顏匿圉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

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

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閫亟令吹角以亂之
郎等以為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
素懷叛志得朗大喜遣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戲下
多稱言忠順鎬不為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狼狽遁走
竟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它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
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鎬御下無法初平建州兵所鹵
獲惟以全活為務閫人德之且行師常載佛事以行人
皆謂之邊羅漢及克湘潭市不改肆日飯沙門以希福

時人稱邊佛子又稱邊菩薩繼後政出多門優柔不斷
紀綱頽弛遂號為邊和尚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
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偕許文楨從行會朱
元叛去諸軍皆潰鎬與文楨被執周世宗命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
金陵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保大時取建
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閩王延政降

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未幾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弘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

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乃召為天威軍都虞
候付以親軍建封自是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
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誅建封上書
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
干國政謀進退朝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棄冲
敏于市岑長見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
死建封故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䟽者其載鴿
事謠寫鴿為人日鳥建封据為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

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父仁規世典濠州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居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為定遠軍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死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

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彥貞吳功臣信第四子也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
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
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定遠軍
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貸
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
託以浚城壕決水入壕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
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陂塘水如初

歲入不可勝計時國家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
釣聲譽於是魏岑等交口推為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
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為神武統軍周師
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
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
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
子生長富貴初不嫻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
皆閫將無籌畧見周師退以為怯謂追之可大獲戰士

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
陳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拏
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
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師大敗師朗等
皆被鹵彥貞死焉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
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矣前軍張全約亦曰未交戰
而敵退不可追也彥貞曰若輩何知沮吾事者斬至是
果敗惟全約帥所部奔壽州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

彥貞始雖死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
曰壯不復錄其孤

朱匡業吳奉國節度使延壽子也延壽以謀叛誅匡業
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至諸
軍都虞候昇元中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
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乘間多竊發
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
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

統軍劉存中

南唐近事作存忠
今從陸游南唐書

問方畧匡業輒對曰運

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

南唐近事

載匡業對語云時來天地
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存中從旁贊之忤旨貶匡業

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

中書令卒匡業妻鍾氏有膽畧匡業酷畏之常醉後恣

意殺人無敢見者鍾褰幃一呼懾然而止有子崇俊短

陋羸瘠而妙于騎擊馳突若神先匡業死

論曰邊鎬王建封號稱一時能將而皆有初鮮終何哉

二劉繼鎮濠州其事蹟畧同焉至彥貞師衄正陽固自
取之也朱匡業慙言獲戾未竟厥用要與希旨取容者
異矣

十國春秋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九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二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九

列傳

嚴續

常夢錫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為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富貴性恭恪循循如也烈祖受吳禪官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
續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丘姦黨元宗
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于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
其言卒為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刺
史江文蔚揚言于朝曰嚴續國之勲戚位為大臣今以
不附儉邪橫遭斥逐則餘可知矣于是羣黨迫公論召
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為奉化軍節度使

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
罷為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
改司空同平章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
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螳螂賦以譏之一云賦乃江文蔚所
作畧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常聚衆以橫行是時以軍興

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

軍節度使逾年稱疾歸卒于私第年五十七謚曰懿初

續以少貴倦學頗事遊譔

南唐近事云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

尤物雨夜相府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于一擲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見輕同列因力教羣從子弟砥而皆去相君悵然遣之

礪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人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疾革時與賓客譚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托國事辭氣慷慨言不及私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退某當進者凡若干人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

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
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
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
鎮汴為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
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
徙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為有識量益見獎
遇遂直中書省叅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
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

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居藩邸有過失夢錫輒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未幾齊丘出鎮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于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

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

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

疾縱酒希復朝會

南唐近事云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

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

曹以夢錫人望言于元宗求為長吏以自重除戶部尚

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牘尾

無所可否夢錫無子以婿王繼沂理家務或言繼沂亂

內夢錫一日盡出妻妾奏黜繼沂于虔州室為之一空

會延巳為相因文致其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
醉得疾元宗憐之畱處東都畱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
治疾從之得少瘥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
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死後裁踰
月齊丘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
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
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于人剛褊少恕恒以直言忤物
常與元宗苦言延巳浮誕不可信元宗曲為辨解夢錫

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

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後公卿在坐有

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言致君堯舜何

故今日自為小朝耶

釣磯立談云上巳日朝貴出秦淮游燕坐中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睜

目戟手曰諸公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為小朝耶今從南唐書

衆皆默然散去每

公卿會集往往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

附然既歿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讐不敢訾也

論曰嚴續以正自持不附私黨雖才詘于德庶幾末流

之底柱焉常夢錫負氣剛峭侃侃弗撓中主業知其人而屢經顛躓未展鴻猷昔人所以致嘆于郭公也

蔣廷翊

姚景

陳起

賈崇

蔣廷翊為人廉介不苟昇元時烈祖召文武官觀內藏命隨意取金帛以去百官重載歸廷翊獨手持一縑餘無所取時人以此多之終尚書郎

姚景

孫氏職官分記作景鍾

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

景晝瞑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

之引為裨將妻之以女居數年烈祖重其為人使典親
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為江淮重鎮
民不堪供億之苦景至一切罷去澣衣敝冠漠然古風
初吏請家諱景大署牘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僚皆勵廉
隅貪墨者稍稍斂迹景嘗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
市市人廢業辟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于鎮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
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諸音查佑一作祐挾左道

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
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行
辱夜行晝伏取貲于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
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
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嫚言曰吾斷令
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
不能神皆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
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

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賈崇少勇果俗謂之賈尉遲事烈祖積官至侍衛都虞候元宗嗣立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頻與臣下踈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嗚咽流涕元宗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未幾擢神武統軍已而為東都屯營使

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歸元宗責其奔潰之
由且曰朝野謂卿為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
弃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叩首言朱元既叛大軍
失律城孤氣奪無數旅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
其勇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撫州

論曰蔣廷翊寶不貪之風姚景履儉約之節可云清矣
陳起殄滅祆類與西門豹投巫何異焉賈崇排閤直諫
義形于色而弃師宵遁卒以辱國何前後之不相侔耶

公乘鎔

王仲連

公乘鎔相州人先世有錫爵公乘者遂以為氏焉元宗即位命鎔與伴送使陳植航海修好于契丹明年鎔進蠟書于元宗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彛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元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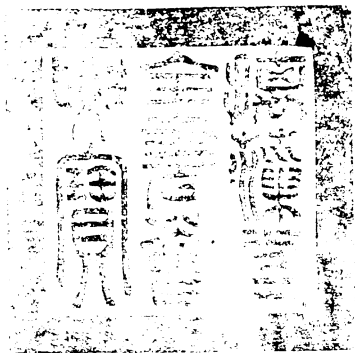
里車馬不通今年方至幽州館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
宮言先欲見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
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
否臣曰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至褻間乃云吾與唐
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泛巨
海而至不自意變起骨肉道路有聞亦憂恐手斟一玉
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舖始罷自時
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賁散號子歸聞奏

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時以鎔有古使臣風

王仲連北方人也仕烈祖為御史元宗時改左散騎常侍元宗常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之盛仲連對曰誠如聖諭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于亳州真源縣文宣王生于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元宗有愧色仲連後官少府監



十國春秋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膳錄監生臣程澍